

聖武記

冊五

聖武記卷九

邵陽魏源撰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國家極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輿生齒倍雍正，四夷賓服逾康熙。外甯則內藁，始釁于湖南貴州紅苗，越明年授受禮成。太上皇帝訓政，宣重光而

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陝西甘肅。是時彗星出西方，長數丈，逾年不滅。乘新政之宵旰，與五

省環攻之兵力，且撫且剿，猶七載而後定。靖餘孽者，又二載，先後糜餉逾萬萬金。視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幾再倍過之。且前代流寇皆發難末造，川壅必潰，未有蠢動于龐豫之餘，勞師燁武。如今日者，心腹患甚，四支內訌，急于邊陲痛深者，其懲切創鉅者，其瘡遲宜昭示起事之顛末，與終事之難劬，俾後御民者咸

知懷朽索戒持盈益洪延我不丕基而方略繁重四百卷士大夫望洋瞠目耆宿老將漸盡其曷以詔後故臣於是篇所載

廟算將略兵形地勢特詳云

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爲名偽造經咒惑衆斂財而安徽劉松爲之首乾隆四十年劉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復分遣其黨劉之協宋之清授教傳徒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衆遂謀不靖倡言却運將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明裔朱姓以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復捕獲各伏辜王發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劉之協遠賜是年復跡于河南之扶溝不獲于是有

旨大索州

縣吏奉行不善逐戶搜緝胥役乘虛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陷死無算時川湖粵貴民方以苗事困軍興而無賴

之徒亦以嚴禁私鹽私鑄失業至是益讎官思亂奸民乘機煽惑于是發難于荆襄達州駸淫于陝西而亂作也正月湖北荊州之枝江宜都則有聶傑人張正謨等賊起宜昌之長樂長陽應之二月東湖當陽遠安賊起而林之華陷當陽湖廣總督畢沅湖北巡撫惠齡調兵三千剿荊州之賊

上命西安將軍

恆瑞領滿兵二千由興安鄖陽進剿當陽之賊是月總兵富志那禽聶傑人于枝江而襄陽鄖陽宜昌施南荊門州各山賊起三月襄陽賊姚之富與教首齊林之妻王氏陷竹山保康而施南之來鳳亦陷于賊擾及四川酉陽

上命都統永保侍衛舒亮鄂輝

至軍復調陝西廣西山東兵五千會剿恆瑞復竹山四月畢沅

奏官兵先後殺賊不下數萬而賊起

益熾

上乃責永保恆瑞以竹山保康之賊畢沅

舒亮以當陽遠安東湖之賊惠齡富志那以枝江宜都之賊鄂輝以襄陽穀城均州光化之賊四川總督孫士毅以酉陽來鳳之賊時襄賊焚呂堰驛蔓延鄧州新野合隊攻樊城永保

奏言襄陽賊數萬最

猖獗界連河南賊首姚之富齊王氏劉之協皆在其中爲四方羣盜領袖襄賊破則羣盜自瓦解宜俟諸軍集合力分攻

詔明亮鄂輝赴襄陽

命直

隸提督慶成山西總兵德齡各以兵二千會之又赦蒙古竊馬謫犯之在湖廣河南者從軍以助騎隊五月畢沅圍當陽數月不下惠齡剿枝江賊亦無效屢以大雨爲解

上切責之而歸州巴東安陸京山

隨州咸豐皆賊壘恆瑞永保明亮鄂輝由樊城分攻呂堰雙溝賊巢賊已分擾孝感東距漢陽百餘里幸爲大潦所隔武昌戒嚴

上以畢沅惠齡頓兵久

六月

命永保總統湖北諸軍俾先靖襄陽而後

分攻孝感長陽兩路時參將傅成明等擊孝感賊遇
伏敗死永保令明亮馳救孝感復請調湖南苗疆兵
二萬前來七月陝甘總督宜綿提督慶成破鄖陽之
賊殲其首從

奏請移陝兵助剿當陽會畢沅舒

亮已破當陽惠臨已破賊枝江而明亮亦殲賊孝感
漢陽始無恐時福甯代孫士毅督四川未行與荊州
將軍觀成破龍山之賊于旗鼓寨投出二千餘人福
甯誘令入城領衣糧盡坑之以臨陣殲戮

奏

詔加太子太保及嘉慶四年七月發覺以殺降邀
功褫職逮治云八月永保等破襄賊于隨州之紅土
山俱會兵鍾祥明亮

奏言鍾祥賊巢穴宜四面

夾攻以防漏網今永保以九千餘兵由北追壓而南
路要截之兵止三千餘難杜竄逸

詔責永保擁

衆自衛，明亮敗賊土門沖。永保復不能夾擊，時鍾祥皆襄陽之賊，南犯不遂，仍轉而北。明亮追敗之，復與永保等邀擊于雙溝，並分兵扼呂堰、棗陽，防其北逸。追至河南界之漣沱鎮，賊分奔唐縣、倉臺。官兵勞頓，請增調山東直隸兵四千，復簡健銳火器營兵各一千前往。九月，宣勇伯和琳卒苗疆。

詔明亮、鄂輝

馳回湖南，惠齡、福甯移師榔平，以次剿長陽、歸巴。時榔平賊林之華與覃加耀合犯滋邱，在長陽關之南而畢沅防守襄陽。河南巡撫景安防禦鄧州，是時湖北賊北惟襄、鄧，南則歸、宜，勢漸蹙。而十月，四川達州奸民徐天德等激于胥役，復與大平、東鄉賊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初，四川有囑匪而無教匪，囑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潰于木果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川東北，剽掠爲生。及官捕急，則

以白蓮教爲逋逃藪。又湖北襄陽敗賊多竄入川。皆陝楚籍。居三之二。故一日揭竿戰鬪如素習。而川東數州縣皆界連漢南。大小巴山。袤延千餘里。賊巢踞其中。四川總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西巡撫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于是畢沅力請罷湖南苗疆兵。移剿教匪。上以苗事

未靖。不許。是月福甯觀成等破賊滋邱。賊奔長陽之黃柏山。總兵黃瑞以守河疏防。褫逮治罪。總兵文圖成德從征戴罪。惠齡等禽覃士潮于枝江。亦會剿黃柏山。而州賊日熾。由太平入陝。分犯興安之安康平利。紫陽。十一月陝甘總督宜綿破賊興安城外。移剿洞汝河之賊。四川總督英善等亦屢敗達州東鄉之賊。東鄉賊乘霧犯官兵。總兵袁國璜。何元卿俱戰死。而永保會諸軍剿襄賊于唐縣。姚之富已分犯棗陽。

復渡滾河而西，蹂呂堰，向光化穀城，圍巡撫景安于鄧之魏家集。二日，官兵始至。

上以永保擁京營勁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擊，致賊東西橫躡，無忌，逮入都治罪。慶成舒亮等戴罪効力。

命惠齡

總統軍務。惠齡

奏言：襄鄧平衍二千里，無險阨

可合圍。且賊習地形，必不自趨絕地。惟有嚴防漢江潛渡，並堰唐河、白河，盡移難民于河西守岸團練，庶可衛民而蹙賊。時賊分二路，每路二萬餘。一姚之富、齊王氏等向東南，恆瑞等追之。一張漢潮、劉起榮等向東北，惠齡、慶成等追之。復南與姚之富合。惠齡、恆瑞約夾攻于興隆集，破斬二千。時陝督宜綿亦敗賊漢北，並敗漢北救援之賊，移攻漢南之洞汝二河。賊已并入洞河之五作雲，據險固守。我兵乘雪夜遶出後山，火其寨。鄖陽賊略定。

詔宜綿馳赴達州而

川督英善等亦禽徐天富於太平。此嘉慶元年畢沅、永保督湖北、宜綿督陝西、福甯英善督四川時羣賊初起之事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二年正月，湖南苗事略定，領侍衛內大臣威勇侯額勒登保奏移荊州將軍興肇兵四千回襄陽，總兵張廷彥兵二千餘赴長陽黃柏山，都統德楞泰將軍明亮率兵六千赴達州，助剿川湖陝三路之賊。時惠齡一路惟提督慶成力戰，惠齡奏官兵分三哨殲襄賊三千于趙家岡，又分五哨殲襄賊四千于淡家岡，又分三哨追截，禽斬二千餘，俘賊首劉起榮，餘賊僅數千，勢漸蹙。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賊窺北面可乘，遂三路分犯河南，其北路則王廷詔焚葉縣之保安驛，圍官兵于裕州。景安與肇尾追之。

西路則李全由信陽轉應山隨州向確山趨浙川奔
盧氏慶成剿之中路則姚之富齊王氏出南陽掠嵩
縣山陽惠齡等剿之賊入河南後虜脅日衆不整隊
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爲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
以牽我兵勢而慶成所追之賊益西由內鄉盧氏諸
山進逼武關商維所至驅脅復有商南新起賊五六
千應之姚之富齊王氏皆追及于鄖西連兵西上將
由陝入川離河南西境三百里時景安避賊駐軍內
鄉賊入陝後二十餘日景安始至而惠齡亦于慶成
收復十餘日後始抵鄖西慶成約恆瑞夾擊于漢北
恆端以新有秦賊辭又阿爾薩朗奉檄赴鄖西亦逗
留不至俱奉

旨詰責御史宋澍奏言惠齡奏殲

楚賊不下數萬何以至今蠹聚景安防禦南陽逾年
何以任賊橫行秦承恩近屯興漢何以武關全陝門

戶曾不設備，豈非各分畛域，懷觀望，乞專簡大臣督師三省，庶呼應靈而事權一。四月，詔責諸將曰：

去歲邪教起長陽，未幾及襄鄖，未幾及巴東歸州，未幾四川達州繼起，至襄陽一賊始則由湖北擾河南，繼且由河南入陝西，若不亟行掃蕩，非但老師糜餉，且多一日蹂躪，卽多一方瘡痍。各將軍督撫大臣，身在行間，何忍貿無區畫，若謂事權不一，則原以襄陽一路責惠齡，達州一路責宜綿，長陽一路責額勒登保，福甯若言兵餉不敷，已先後調禁旅及鄰省兵數萬，且撥解軍餉及部帑不下二千餘萬。昔明季流寇橫行，皆由閹宦朋黨文恬武嬉，橫征暴斂，厲民釀患。今則紀綱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不惜多方賑卹，且普免天下錢糧五次，普免漕糧三次，蠲免積逋不下億萬萬。此次邪匪誘煽，不過烏合亂民，若不指日

肅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其令宜綿惠齡額勒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刻期何日平賊并賊氛所及州縣若干難民歸復若干瘡痍輕重共十分之幾善籌安卹以聞旋

諭河南被賊最重之十五州縣免兩年應征錢糧其間被蹂躪之五縣分三年帶征其旁近供軍需之二十三州縣分二年帶征自後川陝湖北屢年蠲卹視此不悉書時姚之富由商州犯孝義廳地通藍田爲入西安要路秦承恩扼秦嶺禦之惠齡慶成由山陽追擊賊南走鎮安與李全王廷詔合掠洵陽安康時官兵鄉勇已守漢岸柯藩亦防禦洵陽賊不能渡漢將由北岸直趨漢陰石泉渡上游以合川賊惠齡等約恆瑞夾攻于黃龍璫轉戰一晝夜奏殺賊三千賊復東西遁恆瑞東追惠齡西追柯藩奏言襄鄖賊分路前來臣防守興安府城兵

止二百其前所調赴漢中邀擊之回兵二千爲督臣陸有仁檄止至今未至惟急催秦承恩惠齡軍速進會剿

上嚴詰陸有仁速至京

命英善馳督

陝甘宜綿移督四川而襄賊三路已并爲一由漢陰至紫陽奪船渡漢後五日惠齡始至恆瑞尚未至

上震怒詰責惠齡恆瑞秦承恩慶成柯藩等追賊不力防漢不嚴盡奪世職孔雀翎戴罪効力

命

宜綿總統川陝軍務惠齡等悉聽節制時漢北已無賊其防堵各兵分赴漢南追剿并

命湖廣提督

劉君輔移兵竹山竹谿以備大甯川賊入楚六月襄賊旣渡漢復分三路入川其兩路由通江入巴州欲合方家坪羅冉等賊其一入太平城口欲合達州大甯二賊宜綿奏言官兵利合不利分賊利分不利合且川楚賊雖同教黨各不同計三賊必各據一隅以

牽制我乃議分兵三千令德楞泰追剿達州逸賊而自同明亮率大兵赴中河後河會穆克登阿柯藩先剿通江東鄉兩賊再赴太平城口與惠齡劉君輔兩路會攻并檄惠齡留兵四千守陝界防其回竄時襄賊每軍先後分數隊且戰且走以綴官兵宜綿柯藩兩軍遇賊賊皆不迎戰卽越山遁散則匿箐聚則據險日數變適明亮兵截其後隊惠齡慶成等騎兵截其前隊各有斬戮而太平城口之賊王廷詔等因鄉勇扼其赴大甯之路亦折而南分屯前河及開縣城外適德楞泰追徐王二賊亦至前河與中河後河之襄賊相近四賊約會一地雖達賊屢敗後止餘二千而襄賊數萬宜綿令穆克登阿間道援德楞泰會德楞泰方擊徐天德等于白秀山楚賊三隊合兵來援突出山溝分青白藍爲號步賊前騎賊後鏖戰逾時

始分屯山岡，延亘三十餘里。是夜，宜綿明亮慶成、柯藩等兵皆會。次日復戰，各殺賊數百。賊復還開縣，惟李全與徐王二賊合屯溫湯井，與太平城口之賊合。姚之富等大隊俱屯南天洞，各首逆皆在焉。乃分兵勇三千，令副將長春剿溫湯井，而大軍分趨南天洞。各賊惠齡、舒亮亦自後河城口馳至，三面會攻。適屢獲生賊，知襄賊惟李全留川，其餘將盡還湖北，乃檄沿漢江之船盡移上游，賊以官軍扼其北竄，乃分犯大甯、雲陽、萬縣，號召邪黨而東。宜綿遣兵分防要害，而明亮、德楞泰等躡賊後，各路兵齊抵雲萬交界，賊據山巔，官軍四面進攻，斬賊千餘。其雲萬間新起響應之賊，或千餘，或數千，官軍乘時撲滅。襄賊分二路：一王廷詔等由夔州將西合大甯賊，惠齡、恆瑞、慶成等追之一姚之富、齊王氏直犯夔州。明亮、德楞泰使